

閒

情

偶

寄

閒情偶寄序

周禮一書。本言王道。迺上凶井
田軍國之大。下至酒漿。屏履之
細。無不纖悉具備。位置得宜。故
曰王道本乎人情。然王莽一用

之於漢而敗。王安石再用之於
宋而又敗者。其故何哉。蓋以葬
與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用周
禮固敗。不用周禮亦敗。周禮不
幸爲兩人所用。用周禮之過而

非周禮之過也。蘇明允曰：凡事
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
古今來大勲業、真文章，總不出
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
鬼神荒忽虛誕之事，則講張爲

刁儻獮之辭。其切於男女飲食。日用平常者。蓋已希矣。余讀李子笠翁閒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作閒情賦。其間爲領。爲帶。爲席。爲履。爲黛。爲澤。爲影。

爲燭。爲扇。爲桐。纏綿婉妾。聊一
寄其閒情。而萬慮之存。八表之
憇。卽於此可類推焉。今李子偶
寄之書。事在耳目之內。思出風
雲之表。前人所欲發而未竟。發

者。李子盡發之。今人所欲言而
不能言者。李子盡言之。其言近。
其旨遠。其取情多。而用物閎。謬
濇乎。纏纏乎。汶者。讀之曠。僿者
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

巧愁者讀之。忤且舞。病者讀之。
霍然興。此非李子偶寄之書。而
天下雅人韻士。家弦戶誦之書
也。吾知此書出。將不脛而走。百
濟之使。維舟而求。雞林之賈。輦

金而購矣。而世之腐儒。猶謂李
子不爲經國之大業。而爲破道
之小言者。余應之曰。唯唯否否。
昔謝文靖高臥東山。繫天下蒼
生之望。而遊必携妓。墅則圍碁。

謝立破賊桓冲初憂之郗超曰
立必能破賊吾嘗共事桓公府
履屐間皆得其用是以知之白
香山道風雅量爲世所欽而謝
好陳結紫綃菱角驚破霓裳羽

衣之曲。罷刑部侍郎時。得臧獲
之習。筦磬弦歌者。指百以歸。蘇
文忠秉心剛正。不立異。不詭隨。
而琴操朝雲。螭頭鵲尾。每聞
清歌。輒喚。奈何之致。韓昌黎開

雲驅鰐師表朝廷而每當賓客
之會輒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
故古今來能建大勲業作真文
章者必有超世絕俗之情磊落
嶮峭之韻如文靖諸公是也今

李子以雅澹之才。巧妙之思。經營慘淡。締造周詳。卽經國之大業。何遠不在是。而豈破道之小言也哉。往余年少馳騁。自命江左風流。選妓填詞。吹簫踏屐。曾

以一○曲○之○狂○歌○迴○兩○行○之○紅○粉○
而○今○老○矣○不○復○爲○矣○獨○是○冥○心○
高○寄○千○載○相○關○深○惡○王○莽○王○安○
石○之○不○近○人○情○而○獨○愛○陶○元○亮○
之○閒○情○作○賦○讀○李○子○之○書○又○未○

免見獵心喜也。王右軍云。年在
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余雖頽然
自放。倘遇洞房綺䟽。交鼓絙瑟。
宮商迭奏。竹肉競陳。猶當支頤。
鄣袖。傾耳而聽之。

峇

康熙辛亥立秋日建鄴弟余懷
無懷氏誤

閒情偶寄總目

詞曲部

一卷至三卷。雖言詞曲，實與各種文體相關，言小寓大，在在皆然，不獨于此。

結構第一

詞采第二

音律第三

賓白第四

科譚第五

格局第六

填詞餘論

演習部 四卷至五卷

選劇第一

變調第二

授曲第三

教白第四

脫套第五

聲容部 六卷至七卷

選姿第一

修容第二

治服第三

習技第四

居室部

入卷至九卷

房舍第一

窓櫺第二

牆壁第三

聯匾第四

器玩部

十卷至十一卷

制度第一

位置第二

飲饌部 十二卷

蔬食第一

穀食第二

肉食第三

種植部 十三卷至十四卷

木本第一

藤本第二

草木第三

衆卉第四

竹木第五

頤養部 十五卷至十六卷

行樂第一

止憂第二

調飲饌第三

節色慾第四

却病第五

療病第六

凡例七則

四期
三戒

一期點綴太平

聖王當陽力崇文教

廟堂旣陳詩賦。草野合奏風謠。所謂上行而下效也。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筆墨。迺治亂均需之物。亂則以之削平。反側治則以之點綴。太平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點綴之秋也。故于暇日。抽毫以代康衢鼓腹。所言八事。無一事不

新所著萬言。無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應
有一二未睹之事。未聞之言。以擴耳目。猶之美。
厦告成。非綫朱剩碧。所能塗飾。棖楹者也。草莽
微臣。敢辭粉藻之力。

一期崇尚儉朴

創立新制。最忌導人以奢。奢則貧者難行。而使
富貴之家。日流于侈。是敗壞風俗之書。非扶持
名教之書也。是集惟演習聲容二種。爲顯者聞

情之事欲儉不能。焚亦節去靡費之半。其餘如
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願養諸部皆寓節儉于制
度之中。黜奢靡于繩墨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
貧無卓錫者亦可行。蓋緣身處極貧之地。知物
力之最艱。謬謂天下之貧皆同于我。我所欲
勿施于人。故不覺其言之似吝也。焚靡蕩世風
或反因之有裨。

一期規正風俗

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則以喜新而尚異也。新異不詭于法。但須新之有道。異之有方。有道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返中庸。必不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變無方之異。庶彼樂于從事。而吾點綴太平之念。爲不虛矣。是集所載。皆極新極異之談。發無一不軌于正道。其可告無罪于世者此耳。

一期警惕人心

風俗之靡。猶于人心之壞。正俗必先正心。然近
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有心勸世者。正告
則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是集也。純以勸懲爲
心。而又不標勸懲之目。名曰閒情偶寄者。慮人
目爲莊論而避之也。勸懲之語。下半居多。前數
帙俱談風雅。正論不載于始。而麗于終者。冀人
由雅及莊。漸入漸深。而不覺其可畏也。勸懲之

意絕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蟲之微。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卽所謂正告不足。差引曲譬。則有餘也。實具婆心。非同客語。正人奇士。當共諒之。

戒剽竊陳言

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疎自媿者。有之。誕妄貽訊者。有之。至于勦窠襲臼。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特自信其無。而海

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然從前雜刻新則
新矣。猶是一歲一生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
之青也可愛。枯則可焚。木卽不堪爲棟。爲梁。爨
欲刈而薪之。則人有不忍于心者矣。故知是集
也者。其初出則爲乍生之草。卽其旣陳旣腐。猶
可比于不忍爲薪之木。以其可斲可雕而適于
用也。以較鄴架各編。則不足以角奚囊舊著。則
有餘閱是編者。請由始迄終。驗其是新是舊。如

覓得一語爲他書所現載。人口所既言者。則作者非他。卽武庫之穿。箭詞塲之大盜也。

一戒網羅舊集

數十年來。述作名家。皆有著書捷徑。以隻字片言之少。可釀爲連篇。疊牘之繁。如有連篇疊牘之繁。卽可變爲汗牛充棟之富。何也。以其製作新言。綴于簡首。隨集古今名論。附而益之。如說天文。卽纂天文所有諸往事。及前人所作諸詞。

賦以實之。地理亦燖。人物鳥獸草木諸類盡燖。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能。真良法也。邠見則謂著則成。著述則成。述不應首鼠。二端寧捉襟肘以露貧。不借裘馬以彰富。有則還吾故。有無則安其本。無不載舊本之一言。以補新書之偶缺。不借前人之隻字。以証後事之不經。觀者于諸項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責備。此新耳目之書。非備考核之書也。

一戒支離補奏

有怪此書立法未備者。謂既有心作古。當使物
物盡有成規。胡一類之中。止言數事。予應之曰。
醫貴專門。忌其雜也。雜則有驗有不驗矣。史貴
能缺。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不正其訛者。以示
能缺。缺斯可信。備則開天下後世之疑矣。使如
子言而求諸事。皆備一物不遺。則支離補奏之
病。見人將疑其可疑。而併疑其可信。是使良法

不行于世。皆求全一念誤之也。予以一人而營
陳八事。由詞曲演習。以及種植。願養。雖曰多能。
鄙事賤者之常。然猶自病其太雜。終不得比于
專門之醫。奈何欲舉星相醫卜。堪輿日者之事。
而並責之一人乎。其人否否而退。八事之中。事
事立法者。止有六種。至飲饌種植二部。之所言
者。不盡是法。多以評論間之。寧以支離二字立
論。不敢以之立法者。恐誤天下之人也。然自謂

立論之長。猶勝于立法。請質之海內名公。果能
免于支離之誦否。

湖上笠翁李漁識

閒情偶寄一卷目次

詞曲部

結構第一 計七款

戒諷刺

立主腦

脫窠臼

密針線

減頭緒

戒荒唐

審虛實

詞采第二 計四款

貴顯淺

重機趣

戒浮泛

忌填塞

閒情偶寄卷之一

湖上笠翁李漁著

曙沈心友因伯

全訂

男將舒陶長

詞曲部

結構第一

填詞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爲此。猶
登愈于馳馬。試劍縱酒。呼盧。孔子有言。不有
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雖戲具。猶賢
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填詞雖小道。不又賢。

于博奕乎。吾謂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
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雖寸長尺短。亦可成
名。否則才誇八斗。胸號五車。爲文僅稱點鬼
之談。著書惟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爲。填
詞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卽前代
帝王。亦有以本朝詞曲擅長。遂能不泯其國
事者。誠歷言之。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
士也。舍填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西廂琵琶
曲。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字。是則誠實曲

之傳琵琶西廂傳之也湯若士明之才人也
詩文尺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
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伊若士不草還魂
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況後代乎是
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此人以填詞而得名
者也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
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
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踰踰
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

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卽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號凡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饗若士者。儘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絕唱。具茲維何止。

因詞曲一道。但有前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日無怪乎覓途不得。問津無人。半途而廢者居多。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嘗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卽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載之于書者。不異耳提面命。獨于填詞製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詳。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則爲此理甚難。非可言傳。止堪意會。想入雲霄之際。作者神覓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

篇不能返。竟收鬼談。真則易說。夢爲難。非不
欲傳。不能傳也。若是則誠異。誠難。誠爲不可
道矣。吾謂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詞
之學。節節皆如是也。豈可爲精者難言。而麤
者亦置弗道乎。一則爲填詞之理。變幻不常。
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詞。
貴于莊雅。製淨丑之曲。務帶諛諧。此理之常
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且反覺莊雅爲非。
作迂腐不情之淨丑。轉以諛諧爲忌。諸如此

類者悉難膠柱。恐以一定之陳言。誤泥古拘
方之作者。是以寧爲闕疑。不生蛇足。若是則
此種變幻之理。不獨詞曲爲然。帖括詩文。皆
若是也。豈有執死法爲文。而能見賞于人。相
傳于後者乎。一則爲從來名士。以詩賦見重
者。十之九。以詞曲相傳者。猶不及什一。蓋千
百人一見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
務求自秘。謂此法無人授我。我豈獨肯傳人。
使家家製曲。戶戶填詞。則無論白雪盈車。陽

吳梅村

云真金

不與火

九應此

在必其

金質有

處

春徧世。淘金選王者。未必不使後來居上。而
覺。糠粃在前。且使周郎漸出。顧曲者多。攻出
瑕。疵。令前人無可藏拙。是自爲后羿。而教出
無數。逢蒙。環執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做前
人。緘口不提之爲。是吾揣摩不傳之故。雖三
者並列。竊恐此意居多。以我論之。文章者。天
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
評。豈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
收天下後世之名賢。悉爲同調。勝我者。我師。

之。仍。不。失。爲。起。予。之。高。足。類。我。者。我。友。之。亦。
不。媿。爲。攻。玉。之。他。山。持。此。爲。心。遂。不。覺。以。生。
平。底。裏。和。盤。托。出。併。前。人。已。傳。之。書。亦。爲。取。
長。棄。短。別。出。瑕。瑜。使。人。知。所。從。違。而。不。爲。誦。
讀。所。誤。知。我。罪。我。憐。我。殺。我。悉。聽。世。人。不。復。
能。顧。其。後。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爲。是。而。未。
必。果。是。人。所。趨。者。我。以。爲。非。而。未。必。盡。非。但。
矢。一。字。之。公。可。謝。千。秋。之。罰。噫。元。人。可。作。當。
必。賞。予。

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者。以音律有書可考。其理彰明較著。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畫有勝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嘯餘九宮二譜一出。則葫蘆有樣。粉木昭然。前人呼梨曲爲填詞。填者布也。猶棋枰之中。畫有定格。見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從無出入之弊。彼用韻而我叶之。彼不用韻而我縱橫流蕩之。至于引商刻羽。曼玉敲金。雖曰神而明。

陸麗京
云此等
妙醫惟
心花筆
托合而
爲了開
成並帶
者能之

之。匪。可。言。喻。亦。由。勉。而。臻。自。然。蓋。遵。守。成。
法。之。化。境。也。至。于。結。構。二。字。則。在。引。商。刻。羽。
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
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
具。五。官。百。骸。之。勢。儘。先。無。成。局。而。出。頂。及。踵。
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
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
初。平。開。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厩。何。方。開。戶。棟。
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

他人即

具此錢

心亦不

能得此

口

圓。斧。削。造。成。一。架。而。後。再。鑄。一。架。則。便。于。前。者。不。便。于。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集。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矣。故。作。傳。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書。于。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綉。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善。也。

元展成
此論
名不
張打
油塞
界矣

詞承何屬可緩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
技之分也文詞稍勝者卽號才人音律極精
者終爲藝士所曠止能審樂不能作樂絕年
但能度詞不能製詞使與作樂製詞者同堂
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極細而亦不可不嚴
者此類是也

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士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
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

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際殺之與剛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力爲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剛必數十百刀爲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爲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爲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

余澹心
云文人
聖舌香
誠心腸
直欲以

說法與大眾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
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收苦弭災之具。
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創行逆施。借此文報讐洩
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且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
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勾設而加于一人
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業。雖有孝子慈孫。不
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
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
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

如詞作
太上感
想編次

長成六

世由遊

其是文

人輕所

人輕所

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
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
則不可。人謂琵琶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于
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
琶二字。有四五王字。冒于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
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
撰爲例映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芬。傳非文李之
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

曹爾瞻
云盛名
必由盛
德千古
至論有
功名教
不淺

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
輕薄之子。廁于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與
誠之爲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
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
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
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
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辭
之。創爲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予向梓傳奇。嘗
埒誓詞于首。其略云。加生且以美名原非市恩于有

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于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卽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據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瘡卽漏顯誅難逃陰罰此種血忱業已沁入梨棗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已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

以罰。茲以身後之事。且置勿論。論其現在者。年將六十。卽旦夕就木。不爲歿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待孕者。尚不一其人。雖盡屬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憂窮民之無告矣。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塲。往往追予。弗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情長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豈人人可待致乎。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德。獨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于人。

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罪等其高下。使其間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猶得徜徉自肆于筆墨之林哉。吾于發端之始。卽以諷刺戒人。且若囂囂自鳴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郎。竊恐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謬信琵琶王四之說。因謬成真。誰無恩怨。誰乏牢騷。悉以填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闡明詞學之書。乃教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首誅乎。現身說法。蓋爲此耳。

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卽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卽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媿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爲蔡伯喈一

主五車
六金劍
片八夢
心術圖

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匿書張太公之疎財仗義皆由于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卽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廂止爲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于作合鶯鶯之敢于失身與鄭恒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記之主腦也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爲

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餉則可謂之全本則爲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議梨園望之而却走也此語未經捉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後吾知鮮矣

脫窠曰

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憂憂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于填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

左車云

第

卷

之

盤

所

身

同

理

非特前人所作于今爲舊卽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
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爲新卽
知已見之爲舊矣古人呼劇本爲傳奇者因其事甚
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
卽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
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是以填詞之家
務解傳奇二字欲爲此劇先問古今院本中曾有此
等情節與否如其未有則急急傳之否則枉費辛勤
徒作效顰之婦東施之貌未必醜于西施止爲效顰

于人遂蒙千古之誚。使當日逆料至此。卽勸之捧心。知不屑矣。吾謂填詞之難。莫難于洗滌窠臼。而填詞之陋。亦莫陋于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衲。永醫士合成之湯藥。取衆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卽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贊時人新劇。可謂定評。但不知前人所作。又從何處集來。豈西廂以前。別有跳牆之張琪琵琶以上。另有剪髮之趙五娘乎。若是。

則何以原本不傳而傳其抄本也。窠臼不脫難語填詞。凡我同心急宜參酌。

密針線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疎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片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

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川而忽之吾觀今日之
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于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
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長全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
元曲之最疎者莫過于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
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資相府享盡榮
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于路人趙五娘千里尋
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
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再取小節論之如五娘之剪
髮乃作者自爲之當日必無其事以有踈財仗義之

張大公在。受人之託。必能終人之事。未有坐視不顧。而致其剪髮者也。然不剪髮。不足以見五娘之孝。以我作兒。翫剪髮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須回護張大公。使之自帶地步。吾讀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譏刺者。據五娘云。前日婆婆沒了。虧大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若是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爲之。非時勢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爲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此二語。雖屬恒言。人人可道。獨

水滸仙

云余向

讀琵琶

曾作此

論不意

被盜翁

拈出直

堪折眼

言誠

經補
便覺
佛情則
鹹復生
何詞以
辨

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難也。觀此二語。不似懟怨。大公之詞乎。然此猶屬背後私言。或可免于照顧。迨其哭倒在地。大公見之。許送錢米相資。以備衣衾棺槨。則感之頌之。當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没人埋。誰還你恩債。試問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殮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置大公于何地乎。且大公之相資尚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不幾。抹倒大公。將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乎。此等詞曲。幸而

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羣口誦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于讐古。既爲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卽舉元人藉口。烏知聖人于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況其他乎。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請舉所長。以蓋短。如中秋賞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歡悅。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淒涼。一座兩情。兩情一事。此其針線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並舉其略。然傳奇一事也。其中義

理分爲三項曲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矣。

減頭緒

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荆劉拜殺

荆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

之得傳于後止爲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也。後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

陸農京

云說得

妙透下

得學此

字精誠

醫國子

閱情傳

觀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殊不知戲場
脚色止此數人便換千百箇姓名也只此數人裝扮
止在上場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換不換與其忽張
忽李令人莫識從來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類上類下
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
爲愈乎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
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
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荆劉拜殺之勢矣

戒荒唐

元展成
古人
傳句今
則傳怪
於笑翁
此論真
斬蛟手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于稽考。狗馬爲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論可見事。涉荒唐。卽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傳奇。獨工于爲此。噫。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爲壽乎。移風易俗。當自此始。吾謂劇本非他。卽三代以後之鄙濩也。殷俗尚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于廟堂。矧辟謬崇真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于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

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卽
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說
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戶頌。有怪其平易而
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
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人謂家
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
好奇也。求爲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
多。常事爲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
子。卽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儘有

前○人○未○作○之○事○雷○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心○較○之
勝○于○先○輩○者○卽○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于○貞○婦
愆○無○甚○于○如○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
毀○身○以○至○刎○頸○而○止○矣○近○日○矢○貞○之○婦○竟○有○判○勝○剖
腹○自○塗○肝○腦○于○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
器○談○笑○而○終○其○身○若○老○禰○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
以○內○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古○來○妒○婦○制○夫○之○條○自
罰○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扑○臀○而○止○矣○近○日○如○悍○之
流○竟○有○鎖○門○絕○食○遷○怒○于○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

王安節
曰五日
人情世
故難以
斷案
奇刑于
之化例
行逆施
其一端

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扑不加。囹圄不設。寬仁大
度。若有刑措之風。而其夫攝于不怒之威。自遣其妾
而歸化者。豈非閭闔以內。儼有日異月新之事乎。此
類繁多。不能枚舉。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
備填詞製曲之用者也。卽前人已見之事。儘有摹寫
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
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于我。授以生花之筆。假以蘊
綉之腸。製爲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艷之詞。而竟忘
其爲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爲最上一乘。予竊竊焉而

未之逮也。

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爲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

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爲善之劇率同于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爲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饑孳其親五娘之斡蠱其夫。見于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且然矧雜劇乎。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

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爲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載籍。班班可考。創一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爲難。使與滿場脚色同時共事之爲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爲難。使與本等情由貫串合一之爲難也。予旣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難。古人填古事。猶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于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

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詞采第二

曲與詩餘同是一種文字。古今刻本中詩餘能佳而曲不能盡佳者。詩餘可選而曲不可選也。詩餘最短。每篇不過數十字。作者雖多。入選者不多。棄短取長。是以但見其美。曲文最長。每折必須數曲。每部必須數十折。非八斗長才不能始終如一。微疵偶見者有之。瑕瑜並陳者有之。尚有踴躍于前。懈弛于後。不得已而爲狗尾貂續者。亦有之。演者觀者。旣

存此曲只得取其所長恕其所短首尾並錄
無一部而刪去數折止存數折一齣而抹去
數曲止存數曲之理此戲曲不能盡佳有爲
數折可取而挈帶全篇一曲可取而挈帶全
折使瓦釜與金石齊鳴者戲是故也予謂既
工此道當如畫士之傳真閨女之刺綉一筆
稍差便慮神情不似一針偶缺卽防花鳥變
形使全部傳奇之曲得似詩餘選本如花間
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有可寶之

字則不媿填詞之名。無論必傳。卽傳之。千萬年亦非微待而得者矣。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廂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荆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貴顯淺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麤俗。宜蘊藉而忌

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
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
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
爲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
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
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詞
皆覺過于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
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卽湯若
士還魂一劇世以配饗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

以驚夢尋夢二折對予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
曲也驚夢首句云裊晴絲吹來開庭院搖漾春如線
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卽費如許深心可
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
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
見以起興則瞥見遊絲不妨直說何須曲而又曲由
晴絲而說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線也若云作
此原有深心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旣不易
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

餘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
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青山啼紅了。杜鵑等語。
字字俱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
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如末幅。似蟲兒般蠢動。把風。
情。搥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箇日下胭脂。
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
夢兒前。是這答兒。歷黃金劍。此等曲。則去元人不。
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夢二折。謂其心。
花筆蓋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診崇曲云。看你春歸。

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的。長天日。○夢去
知他實實誰。病來只送得箇虛虛的你。做行雲。先渴
倒在巫陽會。○又不是困人天氣。中酒心期。魑魅的
常如醉。○承尊覩。何時何日。來看這女顏。回憶女曲
云。地老天昏。沒處把老娘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
無兒白髮親。○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玩真曲云。如
愁欲語。只少口氣兒呵。○叫的你噴嚏似天花。唾動
凌波盈盈欲下。不見影兒那。此等曲。則純乎元人。置
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

本氣也。若論填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卽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之筆端，落于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此等造詣，非可言傳。只宜多購元曲，寢食其中，自能爲其所化。而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廂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

其不致家絃戶誦出與二劇爭雄者以其是雜劇而
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
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卽欲不爲統扇
之指其可得乎

重機趣

機趣二字填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
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
生氣因作者逐句奏成遂使觀場者逐段記憶稍不
畱心則看到第二曲不記頭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

余澹心
云微妙
語從樸
嚴經中
赤悟得
來

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當。是心口徒勞耳。目俱澁。何必以此自苦。而復苦百千萬億之人哉。故填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勿使有道學氣。所謂無斷續痕者。非止一辭接一辭。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脈相通。卽于情事截然絕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細筭。伏于其中。看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手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待絲于絡成之後。纔知作詩之講。此言棧之不可少也。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當以板腐爲戒。卽談忠孝節義。

靈仙云

是湯許

吳傳信

與說悲苦哀怨之情亦當抑聖爲狂寓哭于笑如王陽明之講道學則得詞中三昧矣陽明登壇講學反覆辨說良知二字一愚人訊之曰請問良知這件東西還是白的還是黑的陽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點帶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詞則離合悲歡嘻笑怒罵無一語一字不帶機趣而行矣予又謂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做殺不佳人問性之有無何從辨識予曰不難觀其說話行文卽知之矣說話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脫行文不

此關格。

五翁之

丁嫌

呼矣。

板實一篇之內。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卽可以填詞之人也。不則另尋別計。不當以有用精神費之無益之地。噫。性中帶來一語。事事皆然。不獨填詞一節。凡作詩文書畫。飲酒鬪棋。與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具風標。無一不本天授。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飯喫。不能成佛作祖也。

戒浮泛

詞貴顯淺之說。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爲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

曲多犯此病。乃矯艱深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極想
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
面口中。則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
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旦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
當有雋雅春容之度。即使生爲僕從。旦作梅香。亦須
擇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
有淨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觀鹵闍記之
陀滿興福。乃小生脚色。初屈後伸之人也。其避兵曲
云。遙觀巡捕卒。都是棒和鎗。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

也。均是常談俗語。有當用于此者。有當用于彼者。又有極粗極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絕新絕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說。以俟其人。

填詞義理無窮。誰何人肯何人議某事。切某事。文章頭緒之最繁者。莫填詞若矣。予謂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睹。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難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說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于才。同景乃衆人之景。寫春夏。畫

是春夏止分別于秋冬善填詞者當爲所難勿趨其
易批點傳奇者每遇遊山玩水賞月觀花等曲見其
止書所見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處只好算得五分
以風雲月露之詞工者儘多不從此劇始也善詠物
者妙在卽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
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
寓者心牛氏所說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說
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語猶不可挪
移混用況他人乎人謂此等妙曲工者有幾強人以

所不能。是塞填詞之路也。予曰不然。作文之事。貴于專。一專則生巧。散乃人愚。專則易于奏工。散者難于責效。百工居肆。欲其專也。衆楚羣咻。喻其散也。舍情言景。不過圖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當從何處說起。詠花既愁遺鳥。賦月又想兼風。若使逐件鋪張。則慮事多曲。少欲以數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長。展轉推讓。已費心思。幾許何如。只就本人生發。自有欲爲之事。自有待說之情。念不旁分。理自出如發。科發甲之人。應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二篇。場中遂至

七篇總下之一篇二篇未必盡好。而場中之七篇。反能盡發所長。而奪千人之幟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題之外。並無別題。可做只得走此一條路也。吾欲填詞家。舍景言情。非責人以難。正欲其舍難就易耳。

忌填塞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而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故。則在一語。一語雜何日。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

則俗語云。讀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古來填詞之家。未嘗不引古事。未嘗不用人名。未嘗不書現成之句。而所引所用與所書者。則有別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僻。其句則採街談巷議。卽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爲與讀書人不讀書

陸梯霞
云驚人
第三字
詞出聖
款心肝
言之
意猶的
如此

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古來聖賢所作之經傳亦只
淺而不深如今世之爲小說矣人曰文士之作傳奇
與著書無別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子何見予曰
能于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菴之水滸王實
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歎特標其名
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
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
以標其目噫知言哉